



*A*

SHILLING *for* CANDLES

JOSEPHINE TEY

# 一先令蜡烛

(英) 约瑟芬·铁伊 著 王春 姜惠玲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 一先令蜡烛

*A Shilling For Candles*

(英) 约瑟芬·铁伊 著

王春 姜惠玲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A Shilling for Candles  
by Josephine Te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令蜡烛 / (英) 铁伊著; 王春, 姜惠玲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133-0640-9

I. ①—… II. ①铁… ②王… ③姜…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57014号

---



## —先令蜡烛

(英) 约瑟芬·铁伊 著 王春, 姜惠玲 译

责任编辑: 王 欢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未设计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22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一版 201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640-9

定 价: 30.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约瑟芬·铁伊

Josephine Tey (1896-1952)

约瑟芬·铁伊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于苏格兰的因弗尼斯，原名伊丽莎白·麦金托什。“约瑟芬·铁伊”这个笔名最先出现在她的第二部小说《一先令蜡烛》中。

铁伊曾就读于因弗尼斯皇家学院，之后在伯明翰的安斯特伊体育训练学院进修。毕业之后，她先后在利物浦附近和坦布里奇·威尔斯的体育训练学院任教，直到一九二六年母亲去世，才回到家乡照顾身体残疾的父亲。

约瑟芬·铁伊是侦探小说黄金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与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L. 塞耶斯并称为“英国三大女侦探作家”。铁伊一生只创作了八部侦探小说，每一部都为读者和评论界称道，被誉为“一生没有写过失败作品的侦探作家”。她以女性独特的视角讲述故事，细腻的文笔和崇高的人文主义关怀是其作品的标签。她的小说从来不流于世俗，其文学价值和普世价值甚至远远超过一些纯文学作品。铁伊的出现，改变了当时西方侦探小说“公式化”、“庸俗化”、“廉价化”的局面，为侦探文学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约瑟芬·铁伊的成名作是创作于一九五一年的《时间的女儿》。这部作品重新描绘了一段广为人知的英国王室的历史，在美国侦探作家协会（MWA）票选的史上百大侦探小说中名列第四，成为侦探文学史上无法忽视的经典。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三日，约瑟芬·铁伊在伦敦去世。她早已知道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却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她把自己的财产和全部的版权收入都捐赠给了英格兰国家信托基金，这在侦探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的。

约瑟芬·铁伊 作品年表

|      |                        |
|------|------------------------|
| 1929 | The Man in the Queue   |
| 1936 | A Shilling for Candles |
| 1947 | Miss Pym Disposes      |
| 1949 | The Franchise Affair   |
| 1949 | Brat Farrar            |
| 1950 | To Love and Be Wise    |
| 1951 | The Daughter of Time   |
| 1952 | The Singing Sands      |

# 1

一个夏日的早晨，七点刚过，威廉·帕特凯瑞照例在崖顶的浅草地上漫步，他胳膊肘两百英尺以下的地方，寂静地躺着波光粼粼的英吉利海峡，如同牛乳色的蛋白石一般。周围空气清闲怡人，不见云雀的踪影，在这阳光普照的世界里，能听见的只有远处海滩上传来的几声鸥叫，除了帕特凯瑞渺小孤单、神秘坚定的身影外，这里渺无人迹。嫩草上闪耀着的无数颗露珠预示着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由造物主亲手创造的世界。当然，这不是帕特凯瑞关心的问题。对他来说，露珠只表明晨雾怕是要到太阳升起之后才会散去，这个念头也只在他的潜意识中一闪而过，此刻他的大脑意识正在进行一场抉择：肚子开始饿了，他是该折回到海滨巡逻处吃早饭呢，还是在明媚的晨光中步行去西欧佛买份晨报，以便提前两个小时知道有没有发生什么谋杀案。当然，你可能会说，有了无线电，谁还看晨报啊，事实上晨报自有它存在的意义。战争时期也好，和平时期也罢，人总得有生存的目标，

比如，大老远地去西欧佛应该不是仅仅去看看海吧，而腋下夹着份报纸回来吃早餐多少会让人感觉舒坦一点儿。对，也许他该走回镇上去。

帕特凯瑞的黑色方头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此刻它们稍微加快了行进的速度。这双靴子保养得不错。你大概由此可以推测帕特凯瑞生命中的好年华都用来保养他的这双靴子了，而这显得他性格异于常人；或许他该认识到保持这双靴子一尘不染是毫无意义的事，积点儿灰尘也没什么不好吧。其实不然，帕特凯瑞这个可怜的傻瓜很可能有受虐心理，他从未放弃擦他的宝贝靴子，幸好他没多少这方面的知识，因此没有受到什么困扰。至于由此显得他与众不同，他虽不懂那些术语，但假如你向他描述他的这种表现，他当然明白这不过是服兵役时大家称之为“唱反调”的行为罢了。

一只海鸥倏地飞向崖顶，然后尖叫着俯冲下去追随它的同伴消失在视野中。这些海鸥发出令人不安的鼓噪声。帕特凯瑞来到悬崖边，看看正在退去的潮水究竟留下了什么东西让它们如此大惊小怪。

缓缓涌上来的海浪泡沫形成了一道白线，被一块铜绿色的东西阻断了，看起来像是一块布，或者粗呢之类的。奇怪的是，它的颜色鲜亮如初，明明被海水泡过的，那么——

帕特凯瑞的蓝眼睛突然睁大了，他的身体奇怪地僵硬起来。随即方头靴开始在厚厚的草皮上奔跑起来，跑向二百码之外的峡谷。他砰砰的脚步声如同心跳一般，前进的速度绝不逊色于径赛运动员。他沿着白垩山壁凿出的粗糙台阶咔嗒、咔嗒地跑下去，喘着粗气，既激动又愤慨：该死的，这是谁早饭前就下海去泡冷水啊！简直是疯了！哦，请不要耽误别人的早餐吧。最好用谢菲尔急救法，看上去好像是肋骨断了，或者只是晕倒了。首先得高声向患者保证她不会有事。她的四肢是沙子一样的褐色，难怪他刚才以为绿色的东西是一块布。真



是疯了！拜托！如果不是游泳，有谁愿意一大早泡在冷水里？他倒是碰到过非游泳不可的情况，那是在红海港口，他加入一个登陆小组去救援阿拉伯人，虽然想不通为什么要那样做，但当时别无选择，必须下水游泳。就仿佛早餐喝橙汁吃薄片吐司一样，明知不够营养。天哪！

帕特凯瑞艰难地行走在海滩上，白色大鹅卵石在他的脚下恶意地滑动着，偶尔露面的小片沙地几乎与潮水等高，软得一踩上去脚就陷入其中。不过现在他总算置身于漫天的海鸥群之中了，被它们拍打着羽翼和狂野的叫声包围着。

看来不需要用谢菲尔急救法了，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一看就知道这个女孩没救了。在红海的海浪中抬尸体的时候，帕特凯瑞很麻木，而此时他却莫名地震动了。在整个世界即将走向明媚的一天的时候，这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躺在这里，真是一个错误，她的人生道路本该很长很长。这是个漂亮的女孩子，除了头发染过，其他都自然而然美好。

一个浪头拍打过她的脚，嘲笑般地从她涂着红色指甲油的脚趾头上退回。尽管明知道潮水一分钟后就会退到几码之外，帕特凯瑞还是把这具毫无生气的躯体拉到粗暴无礼的大海够不到的地方。

帕特凯瑞想到打电话报警。他四下打量，寻找女孩下水游泳前可能留在沙滩上的衣物——一无所获。可能她把衣服放在浅水位的地方，已经被潮水卷走了；或者她不是在这里下水的。不管什么情形，眼下实在没什么东西可以用来遮盖她的身体。帕特凯瑞转身开始在海滩上急速奔跑起来，他得回到海滨巡逻站，最近的电话在那里。

“海滩上发现尸体。”他一边向比尔·冈特解释，一边拿下话筒给警察局打电话。

比尔啧啧地感叹了两声，然后猛地回过头来。这一举动有力而简洁地表明了他的观点——真是无聊，选择溺水自杀实在是不可理喻。“如果想自杀，”他尽可能用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语气说，“为什么选择在我们这里？不是有整个南部海滨吗？”比尔对自己能预料到可能的最糟情况而自鸣得意。

“不是自杀。”帕特凯瑞在打电话的空当喘着气说。

比尔没理他，径自按着自己的思路接着说道：“不过是因为去南部海滨的门票比这里贵一点！既然连命都不要了，就不应该这么斤斤计较，应该让自己死得有格调一点才对。可是这些人偏偏不！他们买最便宜的票然后将自己扔在我们门前！”

“这种事在比奇角不稀奇，”公正的帕特凯瑞喘着粗气，“反正不是自杀。”

“一定是自杀。你以为英国那么多悬崖能做什么用途？防波堤吗？才不是呢。就是为了方便自杀。这已经是今年的第四起自杀事件了。等着瞧吧，到该报个人所得税的时候，还会有更多。”

比尔这时停了下来，开始专心听帕特凯瑞报案。

“——一个女孩子，呃，女人。穿着鲜绿色的浴衣。”（帕特凯瑞是那种说不清楚什么叫泳装的人。）“就在峡谷的南部，大概一百码的地方。不，没人留在那儿。我得回来打电话报警。不过我可以马上就回去。好，我们在那儿碰头。啊，喂，队长吗？是，这一天开始就不顺，但我们已经习惯了。不，应该只是一次游水意外而已。救护车？哦，是的，应该能开到峡谷。在西欧佛的主干道三英里的地方转下小路，可以一直通到峡谷岸旁的树林。好的，一会儿见。”

“你怎么可以断定只是一次游水意外？”贝尔问道。

“她穿着浴衣，你没听到吗？”

“难道她不能穿上泳衣再跳下水？这样看上去就像意外了。”

“你知道，一年中的这个时候谁都没办法跳水的，会落在海滩上。这是毫无疑问的。”

“也可能慢慢走下水直到被水淹没呢。”贝尔说，他是个天生爱抬杠的家伙。

“是吗？没准儿是由于服用过多的薄荷糖中毒而死的呢。”帕特凯瑞说道，他在阿拉伯时也喜欢较真，但眼下他发现忍受别人这样的行为实在无聊。

## 2

帕特凯瑞、贝尔、警队队长、警察和两名救护员表情肃穆地围在尸体的旁边。年轻的救护员感觉饥肠辘辘，这让他感到窘迫，因为其他人都在冥思苦想。

“你认识她吗？”队长问道。

“不认识，”帕特凯瑞说，“以前从来没见过。”

现场的人都没见过。

“应该不是从西欧佛来的，谁会放着家门口好好的海滩不去，专程从镇上来这里呢？准是从内陆的什么地方过来的。”

“没准儿她是在西欧佛下水后被冲到这里来的。”警察提示道。

“时间恐怕不对，”帕特凯瑞提出异议，“她在水里的时间没那么长，应该是在附近溺水的。”

“那她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队长问道。

“当然是开车来的。”贝尔回答道。

“那现在车在哪里？”

“在大家都停车的地方——小路尽头的丛林中吧。”

“是吗？”队长说，“嗯，可是那里没见到有车啊。”

救护员也表示同意，他们是同警察一起从那边过来的——救护车还在那边等候——但的确没有其他车辆的迹象。

“那可就怪了，”帕特凯瑞说，“附近没有近路啊，况且这么大清早的。”

“不管怎样，她都不会是走着来的，”年长的救护员观察着说，“这是个有钱人。”他补充了一句，好像在回答大家的质疑。

大家静静地看了一会儿尸体，不错，救护员说得对，这是一具精心保养过的身体。

“她的衣服究竟在哪里？”队长困惑地问。

帕特凯瑞说了他对有关衣服的猜测：她的衣服应该已经在水位线以下海里的某个地方。

“是的，完全有这个可能，”队长赞同道，“可她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她一个人游泳是不是有点儿怪呢？”年轻的救护员忍着饥饿斗胆问了一句。

“如今这世道出什么事情都不足为怪，”比尔嘟囔着，“她没有上演乘滑翔机跳崖的一幕已经是奇迹了。空着肚子一个人游泳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这些年轻的傻瓜真让人操心啊。”

“她脚踝上是条脚链还是别的什么？”警察问道。

是的，那是一条脚链，一条白金链子，由一串很奇怪的一环组成，每一个环的形状都像一个字母 C。

“嗯，”队长站直了身子，“我想还是把尸体移到太平间去吧，暂时

做不了其他什么，得先查出这姑娘是谁。这个案子看起来不复杂，不像是与‘遗失、偷窃和走失’有关。”

“对，”救护人员附和了一句，“没准儿她家的男管家正焦急地往警察局打电话找人呢。”

“是啊，”队长若有所思地说，“不过我还是想不通她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为什么她会到这里来呢——”

他抬眼朝着悬崖一边望去，突然怔住了，大声喊道：“呀，那边有个人！”

大家都转过身去看，在峡谷崖顶上有男人的身影，他正十分紧张地望向这边，发现有人突然转向他看的时候就溜烟儿地消失了。

“这时候出来散步似乎还早了点儿吧，”队长自言自语道，“他为什么转身就跑呢？我们最好和他谈谈。”

队长和警官举步前行的时候，发现那个男人不是跑掉了，而是正朝着峡谷的入口处跑来，他黑瘦的身影出现在峡谷入口处，蹒跚地朝着他们跑过来，不时滑一下或绊一步，让大家感觉他很疯狂。尽管峡谷的距离不是很远，他也很年轻，不过大家还是发现他一路张大嘴巴喘着粗气。

这个男人磕磕绊绊地挤进他们之中，看都不看众人一眼，推开两个挡在他和尸体之间的警察。

“哦，是的，是她！哦，是她！是她！”他失声哭喊着，一屁股跌坐下来，号啕不止。

六个人默默地注视了他一会儿，队长走上前友善地拍了拍他的后背，笨拙地安慰道：“没事的，孩子！”

可是年轻人前后摇晃着哭得更厉害了。

“好了，好了。”警官在给他打气、劝慰。（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

早晨，这一幕真是大煞风景。)“要知道，你这个样子对谁都毫无意义，最好振作起来吧——先生。”他注意到了年轻人掏出了手帕，其质地让警官说话时适当地补充了称谓。

“她是你的亲戚？”队长询问道，他的语调从刚才的例行公事恰当地调整为温和亲切。

年轻人摇了摇头。

“哦，那么只是一个朋友？”

“她对我太好了，太好了！”

“嗯，至少你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得了解她的事情。跟我们说说她是谁吧。”

“她是我的——房东。”

“哦，我的意思是，她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瞧，先生，你得振作起来，你是唯一可以帮助我们的人，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位曾经和你同处一个屋檐下的女士的名字呢！”

“不，不，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平时怎么称呼呢？”

“我就叫她克莉丝。”

“克莉丝什么？”

“就叫克莉丝。”

“她称呼你什么？”

“罗宾。”

“罗宾是你的名字吗？”

“是的，我叫罗伯特·斯坦纳威。不，现在是提斯多。以前叫斯坦

纳威。”他注意到队长疑惑的眼神，感觉很有必要解释一下，就补充了一句。

队长的眼神好像在说“上帝啊，请赐我耐心吧”！嘴上却说道：“对我来说这听上去有点儿蹊跷呀，嗯，你是……”

“提斯多。”

“嗯，提斯多先生。你能告诉我这位女士今天早上是怎么到这里的吗？”

“哦，她是坐车来的。”

“坐车？嗯？你知道车子去哪里了吗？”

“知道，我偷走了它。”

“你什么？”

“我偷走了它。我刚才又把它开回来了。我知道这样做很卑鄙，很下流，所以就开车回来了。我在回来的路上没有看见她的影子，于是想她可能在这里散步，接着我就看见你们大家都围在这里——哦，天哪，哦，天哪！”他又开始不安地摇晃。

“那么你和这位女士住在哪里？”队长极力用公事公办的口吻问道，“是在西欧佛吗？”

“哦，不，她有——曾经拥有，我的意思是——哦，天哪！——她拥有一个叫布莱尔的农庄，就在梅德利城外。”

“大概离这里一英里半的地方。”帕特凯瑞一旁补充道。队长不是本地人，看起来满脸的疑惑和不解。

“就你们俩住在那里？还有其他人吗？”

“还有一个乡下女人——皮茨太太——她负责给我们做饭。”

“我明白了。”

片刻停息之后，队长对救护人员点了点头。“好了，小伙子们。”



他们弯腰抬起放着尸体的担架，年轻人用力地吸了口气，再次用手把脸蒙了起来。

“抬往停尸房吗，队长？”

“是的。”

年轻人突然把手从脸上放开，争辩道：“哦，不，那怎么行！她有家，不是都带回家里吗？”

“我们不能把无名女尸带到无人居住的农舍去。”

“不，那不是个农舍，”那人开始纠正说，“不，不，我想不是。停尸房，好像很恐怖——哦，天哪！”他大哭起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戴维斯，”队长对一个警官说道，“你们回去向局里汇报吧。我得去——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布莱尔？我和提斯多先生一起去。”

两个救护人员在沙滩的卵石上嘎吱嘎吱地走着，后面跟着帕特凯瑞和贝尔，他们渐行渐远。这时队长问年轻人：“我猜你不是来和你的女房东一块儿下水游泳的吧？”

“不，我——通常不起早游泳，我害怕早晨空着肚子游泳。我——我一向对运动不在行。”

队长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她今早什么时候动身去游泳的？”

“这个我可不知道。她昨晚告诉我她可能会早起去峡谷游泳。我也醒得很早，可她那时已经离开了。”

“我明白了。嗯，提斯多先生，假如你已经恢复过来，我想我们应该上路了。”

“哦是的，是的，当然。我没事了。”他站了起来，两个人默默地穿过沙滩，爬过峡谷处的台阶，来到提斯多停在小路尽头树荫下的车旁，上了车。这是一辆漂亮诱人的车，相当奢华。乳白色的车身，有